蜀山劍俠傳/0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一回　敗羣魔 莽漢盜天書　記前因 藏靈憐故劍

下一回▶

魏青眼看那五個骷髏飛近樂三官身旁，正要張口去咬，猛聽身後淩渾大喝道：「王長子快些領了夥伴回來！這牛鼻子我還留他有用處呢！」說罷，那五個骷髏一齊飛回。淩渾已從地上站起，迎上前去，將身上破衣服脫下，露出一身白肉。那五個骷髏竟上前圍住淩渾，張開大口咬住淩渾不放。魏青一見不好，也無暇計及危險，縱身上前，想伸手去將咬住淩渾前胸的一個骷髏抓下。還未等手近前，鼻中忽然聞見血腥，一陣頭暈，倒在地下。猛聽近身處隱隱一陣雷聲過處，耳聽淩渾喝道：「王長子，你遭劫三十六年，平白代人作惡。現在我來救你，還不及早省悟回頭麼？」說罷，便聽得一種嗚咽之聲。魏青醒來一看，淩渾坐在身旁山石上面，兩手捧定一個骷髏，業已煙消火滅，隱隱聽得那骷髏口中發出嗚咽之聲，魏青好生不解。再看樂三官，卻倒臥在前面地上。魏青想起那口寶劍，連忙過去從樂三官手中取來。因那根蛟筋絲條已被樂三官逃走時震斷，恐怕自己身上腰帶捆他不住，少時醒來又要被他逃走，正想用劍將他殺死。忽見淩渾將手一揚，像長蛇般飛過一條彩索，落到身旁。一看，正是適纔捆樂三官的那根蛟筋絲條，仍是好好地並沒有斷。接着便聽淩渾吩咐，將樂三官捆上揹起。魏青祇得將劍入匣，將樂三官拗頸折足，餛飩般捆了個結實，揹到淩渾面前，問師父如何處置妖道。淩渾也不去理會魏青，祇顧朝手上捧定的一個骷髏口中哺喃不絕。末後從身上取了一粒丸藥，塞在那骷髏口中，說道：「王長子，你總算同我有緣，該你絕處逢生。現在我已給你解了魔法禁制，服了靈丹。少時我便帶你到軀殼前去。快照我的話先去辦吧。」說罷，將手中骷髏

往空中一拋，喊一聲：「起！」手揚處一道金光，擁着那骷髏直昇高空，往前面飛去，轉眼沒入雲中不見。

魏青揹着樂三官站在淩渾旁邊，正看得出神，忽見淩渾站起身來，往空中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魔崽子來了，我還有用他之處，此時無須見他，姑且容他多活幾年。」說罷，口誦真言，將手往四外畫了幾畫。魏青不知他鬧的是甚麼玄虛，張口要問時，猛見一朵紅雲，疾如奔馬從前面飛來，到了二人立處不遠降下。一落地，便現出一個紅臉幼童，頸下掛着一串骷髏念珠同兩掛紙錢，手中持定一個金幢，周身俱有煙火紅雲圍繞，東張西望，好似要尋找甚麼似的。淩渾離那幼童甚近，也好似不曾看見。魏青幾次想問，都被淩渾阻住。那紅臉幼童到處尋找了一陣，忽見暴怒起來，將腳一頓，長嘯一聲，化成一朵紅雲，破空便起，如火箭一般直往東南方飛去。接着便聽遠處又起了一種轟轟隆隆之聲，從地底下隱隱傳來。魏青仍以爲是魔陣上發動的聲音，沒有在意，便請淩渾將樂三官殺死。忽聽淩渾說一聲：「時候晚了，你到魔崽子巢裏去等我吧。」說罷，從魏青背上搶過樂三官，揹着就往前跑。魏青忙喊：「師父，帶我一同去！」淩渾已跑得沒有一點影兒。

魏青無法，停了腳步，跑到高處一看，除了谷口這一面清靜，餘下那三方面都是紅煙綠霧，一片瀰漫，昏暗暗地看不出甚麼景象。這時地底下傳出來的風雷水火之聲一陣比一陣緊急。魏青又不知魔宮在甚麼所在，祇得順着入谷大道，施展輕身功夫往前走去。走了不多一會兒，猛聽一個大霹靂過處，天崩地裂一聲大震，水火風雷全都停息，遠遠聽得山石爆裂的炸音混成一片，有好幾道黃光綠光從空中飛過。心中正在着急，忽然一陣風響，一道白光墜地，現出一人，披散着頭髮，亂蓬蓬地好似多日不曾梳理，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破舊不堪。魏青連忙停步按劍，那人已首先發言道：「你是陸地金龍魏兄麼？小弟俞允中，奉了師父淩真人之命，拿了師父柬帖符籙，來此會合魏兄，在此等候一人。事完之後同去魔窟，等師父駕到，再作計較。」魏青一聽來人是俞允中，心中大喜，連忙上前相見。

原來俞允中自從被番僧梵拿加音二強逼軟騙，到青螺前面一座小峰上面代番僧做替身，煉那天魔解體大法。雪峰高寒，幸有番僧給的白信還陽丹服在肚內，倒還能夠支持。打坐到第七天上，便在允中面前發現許多幻景。頭一次發現的是些毒蛇猛獸，允中起初也有些害怕，祇是除兩手外，身子已被番僧禁法制住，不能轉動，枉自乾着急。及至見那些毒蛇猛獸咆哮攪擾了一陣，忽然不見，想起來時番僧所說，纔知這些就是幻象，便把心放定。允中根基本厚，又加上求道心切，索性把死生付之命定，凝神靜心，靜待將法

煉成，好請番僧助他盜取六魔厲吼的首級，見師覆命。坐的日子一多，漸漸由暗生明，雖無師父，已有神悟。那些幻象也越來越厲害，越恐怖，允中通沒放在心上。

過了二七，淩渾忽然出現。允中見是戴家場見過的那個怪叫花，知他神通廣大，連佟元奇、玉清大師都非常敬畏，心中大喜，忙喊：「弟子被法術禁住，轉動不得，望師父救我。」淩渾道：「我因見你求道心誠，白矮子又絕人太甚，賭氣收你爲徒。因你出身膏粱富貴之家，怕你異日道心不淨，違我教規，這纔故意拿難題你做，命你盜取六魔厲吼首級。番僧梵拿加音二見你根基還厚，又是童身，纔利用你做替身，來煉這天魔解體之法。你道術毫無，此法煉成必難脫身，勢必隨之同盡。我因峨眉收徒選擇甚苛，根行稍差一點便不肯收錄，我看不下去，特意取了青螺做根基，專一收峨眉不要的有志之士，修來與他們看看。連日暗中看你心志堅定，頗有悟性，大出我預計之外。那番僧所煉丹藥內有信石，其熱無比，多服傷人，雖然保得暫時不受寒侵，終爲隱患，不可再服。可將餘下的交我，以備別人之用。我再另給你幾粒丹藥服用，不但能夠禦寒保身，還可助你明心見性。你在此受苦，此時將你救走本極容易。一則青螺近日所擺魔陣能發地水火風，要破此陣，須要損壞我兩樣法寶。番僧所煉天魔解體大法也能發出地水火風，因此峰係青螺子午正位，又加上是佛教嫡傳大法，比青螺魔陣還要厲害，樂得由他們鷸蚌相爭，省卻我費許多的事。同時借他們兩面的地水火風激動天雷地火，將青螺山谷變遷，好重修仙府。再則借此磨碾你一番，將來成道更速。不過此法總須犧牲一條生命，你到時不能脫身，我自會代你尋來替身，助你脫難。到了端陽前數日最爲要緊，那時你面前現出來的，不一定便是幻象。到時番僧也要來此，助你鎮攝，我也隱身暗中相助，自不妨事。」說罷，拿出七粒丹藥，命允中服下。將番僧給允中留下的自信還陽丹要來，隱身而去。淩渾走後，允中又喜又驚，便照淩渾所說，安心靜坐。

過不多日，果然梵拿加音二來到，見允中絲毫沒有誤事，口中不住誇讚。由此每隔三日便來一次，有兩次竟發現了許多惡鬼夜叉，俱被梵拿加音二用法術驅走。端陽頭一天晚上，梵拿加音二又對允中道：「明日便大功告成，我清晨要在廟中行法，到午時用金剛移山和八魔拼命。到時，這座小峰如果移動，你千萬不可害怕，祇在峰上執定這面小幡，到了青螺，連展四十九次，自有妙用。事完之後，我自會助你成道，以報你連日辛苦。」說罷，教了允中梵咒，取出一面小幡交與允中，再三叮嚀而去。

番僧走後，允中細看幡上面，有許多符咒和四十九個赤身倒立的骷髏。正在展玩，忽見淩渾飛來，允中便對他說了番僧之言，並問自己何時出險。淩渾見了那幡，笑道：「妖僧還想愚弄死人，真是可惡！他既知明日魔陣中也有地水火風是他勁敵，纔將他歷代教

祖傳家至寶交你。明日此峰飛到了魔陣，如聽妖僧之言，在峰頭將幡如法招展四十九下，固然魔陣中諸人除了毒龍尊者和兩三個道行稍高的，一個也逃走不脫，可是你也會被天雷化成灰燼。你且不去管他，到時我自有道理。」說罷，便從身上取出一柄小劍交與允中道：「此劍名爲玉龍，乃當年我修道煉魔之物，煉成以來從未遇見敵手。我自得天書後，已用飛劍不着。明日便是端陽，不及傳你道法。此劍與我心靈相通，不似別的劍要經自己修煉纔能應用。憐你修道心誠，暫時借你應用，等你異日自己將劍煉成，再行還我。如能努力潛修，此劍也未始不能賜你，不過此時還談不到。另外，再給你三張符籙，一封柬帖。我還收了一個徒弟，名喚魏青。雖然你不曾見過，你二人彼此早已相知。明日我當在此峰離地飛起時，用吹雲法送你到魔窟去，路上遇見魏青，再照我柬帖行事便了。」允中聞言，連忙點頭稱謝。淩渾傳了用劍之法，便即走去。允中見那口劍長纔三寸六分，寒光射目。拿在手上，躍躍欲動，彷彿要脫手飛去的神氣。知是一件至寶，非常心喜，持在手上愛不忍釋。

轉眼便是天明，忽然覺得身體活動，能夠起立，猜是番僧相信自己，業已撤了禁制。心想：「雖然少時師父會來搭救，我何不自己先尋一條脫身之路，以備萬一？」便試探着尋找下峰之路。誰知足迹所到，祇能在三丈方圓以內，過此便如生根一般，拔不起腳來。纔知番僧雖然撤去近身禁制，四外仍有法術封鎖，不能越出雷池一步，祇好作罷。坐了多日，且活動活動腿腳，靜等師父到來，再作脫身之計。

時光易過，不覺到了辰巳之交。遠望前面山谷中，隱隱看見許多道光華掣動，知道兩下業已交手。一會兒工夫，隱隱聽得風雷水火之聲從遠處傳來。天光交到午初，忽見峰上峰下起了一陣火光，同時滿峰濃霧大作，蓬蓬勃勃如開了鍋的蒸籠一般。霧影裏，漸漸覺得山峰搖動，似要往上昇起。地底下先起了一陣大風，風過處又是一陣水響，澎湃呼號，與先前風聲響成一片，更覺聲勢驚人。接着從昭遠寺那一方隱隱傳來了一陣雷聲，到了峰腳，便起了一陣炸音。炸音響過，水火風雷之聲一齊發動，那峰也逐漸往上昇起。允中在濃霧中已看不見上面日光，不知天已交了正午沒有，祇覺得峰越昇越高。時機業已緊急萬分，淩渾還不見到來。正在懷疑着急，猛覺那峰在空中旋轉起來。一會兒工夫，越轉越疾，水火風雷之聲越來越緊，也不知轉了多少轉。忽然山崩地裂，一聲大震過去，那峰倏地撥轉頭直朝前面飛去。允中被這幾樣巨聲震得頭暈目眩，一手拿着番僧給的那面小幡，一手緊持着玉龍劍。正在惶恐萬狀，猛然面前一閃，一道金光過處，迷惘中祇覺手上小幡被人奪去，自己好似懸身空中。耳邊聽到淩渾的聲音說道：「我已代你尋到替身，用吹雲法送你到魔窟去。路上看見魏青，可下去，同他照我柬帖行事。」聽罷，便覺神志一清。睜開二目一看，果然已不在小峰上面，身子似有甚麼東西托在空中飛行。

再偏頭一看，那座小峰業已懸空百十丈，峰前面平地涌起百十丈洪濤烈火，夾着風聲雷聲，好似一條銀龍、一條火龍一般，直往谷中飛去。允中恐怕失腳，略微看了看，便凝神看着下面飛行。不一會兒飛進青螺谷口，走了不遠，便見下面有一大漢行走如飛，不知是否那人就是魏青。心纔動念，忽然落地，近前一問，果是魏青。二人尋了一個僻靜之所，將淩渾給的柬帖打開一看，上面寫着：「現在魔陣已被番僧梵拿加音二煉的天魔解體大法所破，妖僧妖道死了不少。魔窟的大殿寶座下通着地穴，裏面有神手比丘魏楓娘藏的天書、丹藥。八魔見勢不佳，一定逃回魔窟去取天書。命允中將那三道靈符先用傳的口訣祭起一道，又分一道給魏青，然後趕至魔窟。地穴有妖法封鎖，不可擅入，須等八魔中有人回來撤去地穴封鎖時，纔可入內。那天書供在與地穴相通的石洞以內，有玉匣裝着，入洞時可搶在魔崽子前面，將書取到。你與魏青小心捧着，因有靈符護身，敵人不能看見，祇管大膽行事。出地穴時，如遇見一個矮小道人，此人乃是雲南孔雀河畔的藏靈子，隱身法須瞞他不過，千萬不可和他動手，祇由魏青捧定玉匣不放手，他便不會來奪。萬一見了甚麼異狀，魏青可說奉了祖母賽飛瓊遺命來此盜書，請他高擡貴手，他便自會走去。你二人得了天書，便在魔窟內等我到來，另有分派。」

允中、魏青看完柬帖，便依言行事。再看那三道靈符，頭一張和另外兩張有些不同，上面盡是朱文符籙，閃閃生光。允中取了第一張，舉在手中默誦口訣，忽然面前一道金光一閃，二人便覺身子離地飛起。不一會兒降下地來一看，已落在一所宮殿中，殿內外站有十來個裝束異樣的僧道，俱都在那裏交頭接耳，紛紛議論，好似並沒有看見允中、魏青落將下來。允中、魏青知道靈符法力，因不知這些人哪人是八魔，正要湊近前去聽他們說話。忽然有破空的聲音，院中一道黃光過處，現出兩個相貌兇惡、裝束奇異的道士，慌慌張張往殿中走來。先前十來個人俱都紛紛上前迎接行禮。內中有人問道：「適纔聽得山崩地裂的聲音，二位魔主回宮，想必大獲全勝了？」那兩個道士也不還言，上殿之後，便咐吩衆人到門前等候，如遇敵人前來，急速上前敵住，休要放他進來。衆人領命，闋地應了一聲，便都往外走去。這兩個道士一高一矮，高的正是大魔黃驌，矮的正是六魔厲吼。他二人等手下人走後，黃驌對厲吼道：「六兄弟，想不到今日如此慘敗。二弟、八弟站離魔陣最近，業被雷火震成飛灰。五弟、七弟受了重傷逃走，此時不見回宮，存亡莫卜。三弟也不知逃走何方。虧我見機，你又離得遠，沒有受傷。如今大勢已去，不知祖師爺同許仙姑有無別的妙法挽救殘局。如果他二人不能支持，敵人追來，此地基業必不能守。是我想起石洞中藏的那部天書。據師父當年在時曾說，此書共分上中下三函，另外還有一冊副卷。除副卷普通修道之人俱能看懂外，祇上函有蝌蚪文註釋。師父有的乃是下函和那一本副卷，中函被嵩山二老得了去，上函至今不知落在何人之手。嵩山二老所得的中函因爲沒有上函，本難通曉，多虧峨眉鼻祖長眉真人指點，傳說也祇會了一

半。師父祇精通那本副卷，業已半世無敵。她因天書常發寶光，不好攜帶，把它藏在通寶座底下的一個石洞之內，外面用副捲上符咒封鎖，多大道術的人也難打開。祇有一晚在高興時，傳了我一人開法。師父還說，漫說能將三部天書全得到手，祇要把這下函精通，便可超凡入聖，深參造化。叵耐不知上函蹤跡，無法修煉。此次我們拜在毒龍尊者門下，我本想將它獻出，因見俞師兄處處妄自尊大，略微存了一點預防之心，恐獻出祇便宜了別人。我等弟兄八人，我最愛你爲人粗直，不似三弟、七弟胸藏機心。惟恐此宮被敵人奪去，他們雖不能取出此書，我等異日來取必非容易。又因開那石穴須得一人幫忙，纔悄悄約你同來。請四妹在外面瞭望，如見前面凶多吉少，速來報信。我便同你下手將天書取出，逃往深山，尋一古洞，尋訪那上函天書的蹤跡，找通曉天書的高人，拜在他的門下煉成法術，再作報仇之計，豈不是好？」

言還未了，忽然一道黃光飛進殿來，繞了一繞，仍往外面飛去。黃驌面帶驚慌道：「四妹用劍光示警，一定大事不好！」說罷，急匆匆同厲吼將殿中心寶座搭開，傳了咒語，二人俱把周身脫得赤條精光，兩手着地倒行起來。轉了九次，忽聽地底起了一陣響動，一道青煙衝起，立刻現出一個地穴。允中、魏青暗中相互拉了一下，緊隨黃、厲二魔往地穴中走去。入內數十丈，果然現出一個石門，上面繪有符籙。黃驌走離洞門兩丈，忙叫厲吼止步，仍用前法着地倒行，口中唸咒不絕。咒纔唸完，石門上冒了一陣火花，「呀」的一聲，石門自然開放。允中見厲、黃二魔還在那裏倒轉，更不怠慢，拉了魏青，從斜刺裏搶先入內一看，滿洞俱是金光，洞當中石案上供着一個七八寸長、三寸來寬、寸許來高的玉匣。魏青連忙搶來抱在懷中，同允中往外便跑。洞門狹小，恰遇黃、厲二魔走進，撞了一個滿懷。首先是厲吼正往石洞走進，猛覺身上被人撞了一下，卻看不見一絲迹兆，剛喊出：「洞內有了奸細，大哥留神！」允中已經與厲吼擦肩而過。被他一喊，允中猛想起：「適纔那身量高的喚他六弟，莫非他便是六魔厲吼？前者師父曾命我盜他首級，害我喫了許多苦楚，如今相遇，正好下手。」想到這裏，用手中玉龍劍一指，一道白光過去，厲吼人頭落地。大魔黃驌剛聽到六魔厲吼喊聲，便見一道白光擦肩而過，忽聽厲吼一聲慘呼，祇喊出了半截，隨即血光涌起，人頭落地。知道不好，忙將飛劍祭起護住身體，口誦護身神咒。跑到洞中一看，石案上寶光消滅，玉匣天書蹤跡不見。恐防有人暗算，連忙縱身出來。魏青兩手緊抱天書，見允中取了厲吼的首級，也想趁空下手，不料敵人機警，竟然逃脫，祇得同了允中走出石洞。

剛到大殿，便見一個矮小道人站在那裏。大魔黃驌卻站在道人身後，如泥塑木雕一般。這兩人一高一矮，那道人身量長僅三尺，祇齊黃驌的腹際，相形之下，愈加顯得猥瑣。允中見那道人雖然形體矮小，卻是神采照人，相貌清奇，胸前長髯飄拂，背插一柄長劍，

身着一件杏黃色的道袍，赤足芒鞋，正擋着自己的去路。猛想起師父柬帖上吩咐，知道這道人便是藏靈子。正要悄拉魏青止步，從旁邊繞走過去，偏偏魏青立功心盛，以爲有淩渾的靈符隱身，早忘柬帖上言語，一手緊抱玉匣，一手拔出適纔從樂三官手裏得來的那柄寶劍，往前便刺。允中一把未拉住，忙喊：「魏兄休忘卻令祖母臨終遺命！」魏青聞言，纔想起師父柬帖上所言，想要將劍收回時已來不及，被那道人將手一指，魏青便覺手上被重的東西打了一下，鏘的一聲，寶劍脫手，墜於地下。再看手上，虎口業已震開，鮮血直流。越發知道道人厲害，果然隱身符瞞不了他。祇好負痛將兩手緊抱玉匣，連寶劍也顧不得去拾，想從道人側面繞走出去。誰知纔一舉步，那道人將手搓了兩搓，朝着允中、魏青一揚，立刻大殿上下四面許多奇形怪狀惡鬼攔住去路，烈火熊熊，朝二人燒來。魏青急切間又忘了柬帖上言語，當着道人，允中又不便明說。正在着急，倏地一道青光，如長虹般穿進殿來，落地現出一個頭綰雙髻、身材高大的道童，見了這人，躬身施禮道：「弟子奉命，將毒龍尊者用師父紅欲袋送回孔雀河監禁，靜候師父回去處置，特來複命。」說罷，那道人也不還言，祇出手朝着魏青一指。那道童便即轉身，朝着魏青大喝道：「你這蠢漢，快將玉匣天書獻上！我師父爲人慈悲，決不傷你二人性命。如不聽良言，休怪俺熊血兒要下毒手了。」魏青的祖母孃家姓熊，原與藏靈子有一段很深長的因果，淩渾不命別人，單命魏青來取天書，也是爲此。此節後文另有交代，暫且不提。

這時火已燒到允中、魏青跟前，將衣服燒着。正在驚恐，魏青聽那道童自稱熊血兒，一句話將魏青提醒，重想起柬帖上言語。烈火燒身，事在危急，連忙躬身朝着道人施禮道：「我魏青奉我祖母賽飛瓊遺命，來此取還天書。望乞道爺看我去世祖母面上，高擡貴手，放我過去。」那道人聞言，面帶驚訝之色，把手一招，立時烈火飛回，頃刻煙消火滅。那道人仍未發言，把眼朝那道童望了望。那道童便走過來問魏青道：「我師父問你，你祖母業已死去多年，看你年紀還不太大，你祖母死時遺命如何還能記得？」允中聽道童盤問，正愁師父沒有說得詳細，替魏青着急。魏青忽然福至心靈，答道：「我祖母當年在鼎湖峰和人比劍，中了仇人的暗器，逃回家去，雖然成了廢人，因爲有人送了幾粒仙丹，當時並不曾死，又活了有幾十年纔行坐化。當時我纔四歲，已經知道一些人事。我祖母留有遺命，命我父親來此盜取天書；如果不能到手，命我長大成人，投了名師，再去盜取。我七歲上，父親又被另一仇人害死，天書並未盜成。我當時年幼，訪了多少年，也不知那仇人姓名。今日趁魔崽子和別人鬥法之時，抽空來此，想先將天書盜走，煉成之後，再去尋那兩代仇人報仇。你們硬要恃強奪去，我便枉費心血了。」藏靈子聞言，又對那道童將嘴皮動了幾動。那道童又對魏青道：「我師父向不喜欺軟怕硬，知道你是那怪叫花淩渾的徒弟，你說的這一番話也非虛言。那害死你祖母賽飛瓊的仇人，便是這

裏八魔的師父神手比丘魏楓娘。我師父幾次三番要替你祖母報仇。一則他老人家業已五十餘年未開殺戒，不便親自下手除她。那淫婦又十分乖猾，始終遇不着機會，也是她的氣數未盡。前些年在成都害人子弟，被峨眉派掌教夫人妙一夫人用飛劍將她腰斬，此仇業已替你報去，可不必報了。害死你父親的，乃是華山派烈火祖師。將來你煉好天書，再去尋他算賬吧。我師父看在你祖母分上，天書由你拿去。此書沒有上函，僅學副卷中妖法，適以殺身。好在你師父怪叫花他已將上函得到，裏面有中下兩函的蝌蚪文註釋。師父命你努力修煉，將來他還有助你之處。我師兄師文恭被天狐二女用白眉針所傷，本不致命，又被毒龍惡友綠袍賊所害，身遭慘劫。我隨師父回山，便要去尋他們報仇。轉告你師父，異日我師徒尋天狐二女報仇時，他休得再管閒事，以免彼此不便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揮，殿上神鬼盡退，滿殿起了一陣青光，藏靈子師徒連大魔黃驌俱都蹤跡不見。

原來魏青本是蜀南俠盜魏達之孫，仙人掌魏荃之子。魏達的妻子賽飛瓊熊曼娘，乃是明末有名的女俠岷山三女之一。曼娘在岷山三女中班行第二，那兩個一個是衡山金姥姥羅紫煙，還有一個是步虛仙子蕭十九妹。那時三人約定誓不嫁人，一同拜在岷山玄女廟住持七指龍母因空師太門下學習劍術。因空師太教規，所收弟子不滿十年，不能分發受戒。三人修行不到四年，剛將劍術煉得有些門徑，因空師太忽然靜中悟透天機，定期圓寂，將三人叫來面前，給羅紫煙、蕭十九妹每人一種道書。羅紫煙所得的是《越女經》，蕭十九妹得的是一部《三元祕笈》，祇曼娘沒有傳授甚麼。此時曼娘用功最爲勤苦，資質也最好，見師父臨去，別人都有傳授，獨她一無所有，漫說曼娘怨望，連羅、蕭二人也覺師父對曼娘太薄。她三人本來情逾骨肉，羅、蕭二人便幫她跪求。因空師太正在打坐，靜等吉時到來飛昇，連理也不理。三人跪求了半天，眼看時辰快到，曼娘已哭得和淚人一般。因空師太忽然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到我門中，平素極知自愛，並無失德，何以我此番臨別對你一人獨薄？此中實有許多的因果在內。逆數而行，愛你者適足以害你。你師姊妹三人，目前雖然曼娘較爲精進，獨她緣孽未斷。我此時不肯另傳道術，她此後下山遇見機緣，成就良姻，雖難參修正果，還可夫妻同享修齡，白頭偕老。否則中途冤孽相纏，決無好果，所以不肯傳授。現在你三人既苦苦相求，再要固拒，倒顯得我真有偏心。如今聚首已無多時，我給曼娘留下八句偈語，兩封柬帖，外面標明開視年月，到日先看第一封。不到時拆看，上面字迹便不能顯出，休來怨我。如果第一封柬帖上所說冤孽你能避開，便照第二封柬帖行事，將來成就還在羅、蕭二弟子之上。如其不能避開那場冤孽，執意還要照第二封柬帖行事，必有性命之憂。」說罷，便命曼娘取來紙筆，先封了兩封柬帖裝在錦囊以內，命曼娘收好。又留下八句偈語。三人未及同觀，因空師太鼻端業已垂下兩行玉筋，安然坐化。三人自是十分哀痛，合同將因空師太後事辦完，仍在廟中居住。曼娘見那偈語上寫道：「遇魏同歸，逢洞莫入。鼎湖龍去，石室天宗。

丹楓照眼，魔釘切骨。戒之戒之，謹防失足。」曼娘看罷，同羅、蕭二人蔘詳了一陣，先機難測，祇得熟記在心。

三人又在廟中住了兩年，曼娘見羅、蕭二人各按因空師太傳授的道書用功，一天比一天精進。再看柬帖上日期，還有三年纔到開視日期。因師父囑咐，不到日期開視，便顯不出字來，雖然心急，不敢冒昧開視。又加上羅、蕭二人用功益勤，自己不便老尋二人作長談，閒中無聊，未免靜極思動，便想下山遊玩一番。偏趕上羅、蕭二人功候將成，俱都入定。曼娘也未通知二人，徑自一人留了封書，獨自離了玄女廟，下了岷山，到處遊覽山水，偶然也管幾件不平之事。有一次由四川到雲貴去，在昆明湖邊遇見一個多年不見的女友，談起浙江縉雲縣仙都山旁的鼎湖峰新近出了一個妖龍，甚是猖獗。曼娘久聞鼎湖峰介於仙都、步虛兩山中間，筆立千尋，四無攀援，除了有道之人，凡人休想上去。峰頂有一湖，名叫鼎湖，乃是當年黃帝飛昇之所，鼎湖峰之名，便由此而得。心想：「我左右無事，何不去看一看這黃帝昇仙的聖蹟？就便能將妖龍除去，也是一件功德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別了那個女友，轉道往浙江進發。

這日行至閩浙交界的仙霞嶺，那峰橫亘閩浙交界，與江西相連，岡嶺起伏，其長不下千里。山有五分之四屬於浙境，五分之一爲福建所轄。山中巖谷幽奇，不少仙靈窟宅。曼娘行過仙霞關，正值秋深日暮，滿山楓林映紫，與餘霞爭輝。空山寂寂，四無人聲，時聞泉響，與歸林倦鳥互相酬唱，越顯得秋高氣爽，風物幽麗。曼娘忽然想取些泉水來飲，偏偏祇聽泉聲，不見水源，便循聲往前行走。轉過兩個巖角，還未看見溪澗，又往前走了一段，忽聽路旁荒草堆中寨餌作響。曼娘好奇，恐有甚麼野獸潛伏草內，便取出寶劍，撥開那叢荒草一看，原來裏面有一條長蛇和一隻大龜正在交合。此時曼娘劍術雖未煉到身與劍合，飛行絕迹，可是那柄寶劍已能發能收，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外。這還未煉成氣候的龜、蛇如何禁受得起，被曼娘無心中這一撥，竟將龜、蛇的頭雙雙削落在地。曼娘因那蛇是一條赤紅有角的毒蛇，樂得替人除害，並未在意，仍去尋那泉源。走不幾步，猛覺身上有些睏倦，神思昏昏，心中很不寧靜，恨不能尋一個僻靜處睡上一覺纔好。

正在尋思，忽見前面樹林中有青光在那裏閃動。悄悄近前一看，那青光如龍蛇一般，正蜿蜒着從林中退去。曼娘不捨，跟蹤追過樹林，便見迎面有一個崖洞。那道青光一落地，便現出一個七八寸高的赤身小人，往洞中跑了進去。曼娘猜是深山中得道精靈所煉的金丹，如何肯輕易放過。恐把那東西驚動逃走，屏氣凝神，輕腳輕手掩到洞旁。往裏面一看，那崖洞祇有丈許方圓深廣，並沒有退路。洞當中盤石上面，坐定一個五柳長髯、眉清目秀的矮小道人，身高不滿三尺。這時那青光中的小人已經飛上道人頭頂，眼看道人

命門上倏地冒起一股白煙，滋溜溜將那小人吸收到命門內去了。曼娘見那道人雖然長得與人一般無二，可是身材瘦小得出奇，又加上所見小人的情形均和普通修道人修煉元神不一樣，定是甚麼得道精靈。可惜自己來遲了一步，被那小人逃回了巢穴。再一看道人，仍然入定未醒，不由又起了希冀之想。打算掩到道人打坐的盤石後面潛伏，等他的元神二次出現，便將他軀殼搬開，使小人迷了歸路，回不得軀殼，再用寶劍嚇他，盤問他的根柢，以定去取。主意打定，便趁道人閉目凝神之際，輕輕掩到他的身後，且喜道人絲毫沒有覺察。在石後埋伏了一會兒，身上越覺軟綿綿的，心內發燒，不大好受。正有些不耐煩，猛聽道人頭上響了一聲，冒出一股白煙。先前那個小人，從道人命門內二次現身出來，化道青光，仍往外面飛去。曼娘算計小人去遠，便起身走到前面，越看那道人形狀，越覺可疑。曼娘藝高人膽大，也未暇計及利害，一面拔出手中劍以防萬一，伸出左手，想將道人身軀夾起，藏到別處去。先以爲那道人矮小身輕，還不一夾便起，並沒有怎麼用力。及至夾了一下，未將道人夾起，纔覺有點驚異。單臂用力再夾，道人仍是坐在那裏，絲毫未動。惹得曼娘性起，不但不知難而退，反將劍還匣，將兩手插入道人脅下，用盡平生之力往上一提，仍是如蜻蜓撼石柱一般。正打算用力再提，忽見腦後青光一閃，連忙回身一看，適纔飛出去的那道青光業已飛回。曼娘猛地心中一動，急忙捨了道人，拔出匣中寶劍迎上前去，想將那小人擒住。那小人見曼娘舉劍迎來，並不避讓，反帶着那道青光迎上前來，飛離曼娘丈許以外，便覺寒氣逼人。曼娘纔知不好，忙運一口真氣，將手一揚，手中劍化成一道白光飛將出去。祇見自己飛劍和那青光纔絞得一絞，猛覺神思一陣昏迷，迷惘中好似被人攔腰抱住，頃刻間身子一陣痠軟，從腳底直麻遍了全身，便失去了知覺。

等到醒來，覺着渾身舒服，頭腦有些軟暈暈的，如醉了酒一般。那個矮小道人卻愁眉苦臉地站在旁邊，呆望着自己。洞外滿山秋陽，業已是次日清晨。曼娘猛一尋思夢中境況，知道中了妖人暗算，又羞又怒，也不發言，飛起手中劍，便和道人拼命。那道人將手一招，便將曼娘飛劍收去。曼娘自知不敵，惟恐二次又受污辱，不敢上前，眼含痛淚，往岩石上便撞，打算尋一自盡。誰知身子竟如有人在後拉着似的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休想掙脫。又想逃走，依然是一樣寸步難移。曼娘見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越發痛恨冤苦，指着道人破口大罵。那道人也不還言，等到曼娘咒罵得力竭聲嘶，纔走近前來，對曼娘說道：「熊姑娘休得氣苦。你打開你師父的柬帖，便知此中因果了。」曼娘聞言大驚道：「賊妖怪，你還敢偷看我師父的柬帖麼？」那道人道：「我先前要早看見你師父的柬帖，還不致害了人又害自己，鑄這千載一時的大錯呢。我因適纔做了錯事之後，非常後悔，想知你的名姓來歷，以爲異日贖罪之地，用透視法看了柬帖上的言語罷了。」曼娘知道着急也無用，連忙取出柬帖。先看第一封柬帖上所寫的開視年月，屈指一算，正是本日。

祇因這兩年在外閒遊，不知不覺把光陰混過，前幾日自己還算過日期快到，不知怎地會忘了就在眼前，所幸還沒有錯過日期。不由又喜又憂，兩手戰兢兢打開來細看。上面寫道：「汝今世孽緣未盡，難修正果，姑念誠求，爲此人定勝天打算，預留揭語，以做將來。此柬發時，汝當在仙霞關前，誤遇雲南孔雀青河畔修士藏靈子，了卻五十年前一段公案。如能避過此劫，明年重陽日再開視第二柬帖，當示汝以曠世仙緣。否則，當遇一熊姓少年，同完宿姻，夫妻同享修齡。欲歸正果，須隔世矣。汝失元陰，實因宿孽。藏靈子成道多年，久絕塵念，彼此均爲數弄。汝非藏靈子，前生祇一孔雀河畔洗衣番女耳，今生尚不能到，何況來世。從此努力爲善，他生可卜，勿以無妄之孽，遽萌短見也。某年月日，留示弟子熊曼娘。師因空。」曼娘讀罷柬帖，猛想起師父惕語上曾有「逢洞莫入」之言，痛恨自己不該大意多事，鬧得敗道辱身，不由又放聲大哭起來。

藏靈子嘆息道：「曼娘休得悲傷，且請坐下，容我說你前生的因果，便知因空師太柬帖上所說的孽緣了。我的母親本是甘肅一家富戶之女，因隨父母入藏朝佛，被我父親搶往天靈山內強逼成親。我外祖父母武功很好，一見女兒被人搶去，約請了許多能人，將我父親打死，將我母親救回。我母親和我父親雖然成婚祇得幾天，卻已有了身孕。回家以後，因爲已經失身，立志不再嫁人。外祖父頗以爲然。偏偏外祖母不久死去，我外祖父原有一個側室，便扶了正。我母親受不了她的苦楚，先還想生下一兒半女，可以有個指望。誰知這身孕懷了一年零六個月纔得分娩。我下地時節，周身長着很長的白毛，從頭到腳長纔五六寸，簡直不像人形。我母親一見，當時氣暈過去，又加產後失調，當時雖然醒轉，第三天便即身死。外祖父和他的側室，口口聲聲說我是妖怪骨血，我母親一死，便命人將我抱出去活埋。我被埋在土內過了七天，因爲生具我父親遺傳的異稟，不但不曾死，第七天上反從土裏鑽了出來。也是仙緣湊巧，恰好我恩師青海派鼻祖姜真人走過，聽見墳堆裏小兒啼聲，將我救往孔雀河畔。我恩師因飛昇在即，門下弟子雖多，無一人夠得上承繼道統。見我根基骨格不似尋常，非常高興，特爲我耽誤二十年飛昇，傳我衣鉢。及至二十年期滿，他老人家飛昇之時，將我一人召至面前，說我根基稟賦雖好，可惜受我父遺傳性，孽根未斷，早晚因此敗道。囑咐我把穩小心，又傳我許多道法，纔行圓寂。我因記着師父言語，從來處處留神，對於門下教規也甚嚴。又過三十年，有一天走在孔雀河畔閒遊，看見一個窮人家內，有一個小女孩子纔三四歲，長得十分秀美可愛。我不時給她家錢米食物，祇不過素性喜愛小孩子，並無別意。那女孩極願意要我抱着她引逗玩耍。一晃眼過了十幾年，偏那女孩又與我長得一般高矮。那一帶地方的人，都奉我猶如神明。那裏佛道兩教中，均不禁娶妻。她父母受我恩惠，幾次想將這女孩嫁我，這女孩心中也極願意。我當然執意不肯，不和那女孩見面了。那女孩由此竟得了相思之症而死。她死後第三天，忽然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幼年牧童自刎在她的墓前。彼時我因恐

那女孩向我糾纏，正在外雲遊，回來問起此事，纔知那女孩戀着我，那牧童卻戀着她，兩人同是片面相思，爲情而死。可惜我回去晚了兩月，兩人屍骨已朽，無法返魂回生了。這件事我藏在胸中已有多年。因爲聽說仙霞嶺新近出了許多成形靈藥，前來採取。叵耐這些靈藥已然通靈，非常機警，得之不易。我在此等了多日，每日用元神出遊前去尋找，不想你會跟蹤到此。起初我見你跑來，本不願多事。偏你不解事，竟存心想不利於我。我見你枉自學會劍術，連如今最負盛名的三仙、二老、一子、七真的形狀都不打聽打聽。別人還可，惟獨我藏靈子的形貌最是異樣，天下找不出有第二個似我矮瘦的人，你竟會不知道。起初原是好意，想借此警戒警戒你。沒料到你在前面誤斬龜、蛇，劍上沾了天地交泰的淫氣，我用元神奪你的飛劍，連我也受了沾染。兩人都一時把握不住，纔鑄成這番大錯。如今事已至此，你徒死無益。依我之見，你不如照因空師太柬帖上所言行事，如有用我之處，我必盡力相助。」

曼娘被藏靈子再三苦勸，雖然打消了死意，一想到自己業已失身，藏靈子又是一個道行高深的人，莫如將錯就錯嫁給了他，倒省得被人輕視恥笑。想到這裏，不禁臉紅起來，不好意思當面開口。正在爲難，藏靈子業已看出她的心意，深恐她在此糾纏，祇得想了一個脫身之計：騙曼娘服了一粒坐忘丹，暗中唸咒施法，等曼娘昏迷在地，徑自去了。曼娘服了坐忘丹以後，覺得兩眼昏昏欲睡，一會兒工夫便在石上睡着。等到醒來，見自己身臥崖下石洞之內，手中拿着師父一封柬帖，甚爲詫異。這時曼娘中了藏靈子法術，把適纔之事一齊忘卻，祇記得自己斬罷龜、蛇，便覺身軟欲睡，甚麼時候跑到這崖洞裏來睡着，一些也想不起來，身上也不覺着異樣。一看柬帖上言語，當日正是開視日期，上面所說的一絲也解不開。又想：「這藏靈子是誰？照柬帖上所說，我與他尚有孽緣，如何在開視柬帖以前並未遇見？莫非我已躲過此劫，祇須再躲過那個姓熊的，便可得道了？」想到這裏，反倒高興起來，卻不知業已中了人家的道兒。起來整整衣服，便出洞尋路，往鼎湖峰走去。走出前面那片樹林，便離適纔誤斬龜、蛇之處不遠，猛見那叢荒草又在那裏晃動。心想：「莫非又有甚麼怪東西在這裏潛藏？」剛往前走了十幾步，忽聽荒草叢裏撲哧撲哧響了兩聲，倏地跳出一個渾身漆黑、高纔尺許的小人，肩頭上揹着兩片碧綠的翠葉，見了曼娘，飛一般往前逃走。

曼娘正覺稀奇，一聽荒草裏又在響動，探頭一看，正是適纔誤斬的那隻大龜居然活了轉來。那條死蛇業已不知去向，祇泥裏現出一線蛇印非常明顯。曼娘因那龜並不傷人，正待尋找毒蛇蹤跡，猛想起：「以前聽師父說過，深山之中常有肉芝、何首烏一類的仙草，日久年深，煉成人形出遊，如能得到，便可長生。適纔見那小人，莫非便是成形肉芝之類？這龜、蛇是沾了它的靈氣，所以能起死回生？」想到這裏，顧不得再看龜、蛇死活，

忙往那黑小人逃走的方向看去。且喜那小人雖然行動甚快，無奈腿短，還沒有跑出多遠，便捨了龜、蛇，往前追趕。追越過了兩個山坡，兩下里已相隔不遠。那小人回頭一看，見曼娘追來，口中發出吱吱的叫聲，愈發往前飛跑。跑來跑去，又跑過一個山坡，那小人忽然往一叢深草裏鑽了進去，便即不見。曼娘縱進草叢中一看，別處的草都已枯黃，惟獨這裏的叢草卻是青青綠綠得非常肥茂。越猜想是靈藥生長之地，便揣測着小人跳落之所，往前尋找。找到亂草中心，忽見草地中有三尺見圓一塊空地，寸草不生，當中卻生着一棵形如靈芝的黑草，亮晶晶直發烏光。曼娘不由高興得脫口驚呼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言還未了，黑芝旁邊一棵碧油油的翠草，忽然往地下鑽去。曼娘心中着急，探身往前一把未抓住，祇隨手撕下半片翠葉來。眼看那一棵翠草沒入土中，轉眼消逝。再看手上這半片翠葉，形如蓮瓣，上頭大，底下小，真是綠得愛人。雖然不知名字，既能變化，定是仙草無疑。悔不該出聲驚動，被它遁去。且喜那一棵靈芝仍在那裏未動，惟恐又像那棵翠草遁走，悄悄移步近前，將半片翠葉先收藏懷中。一手先抓緊了近根處不放，一手解下寶劍，恐劍傷了它，祇用劍匣去掘那周圍的泥土。掘下去有三四尺光景，漸漸露出一個小人頭，越發加了小心。一會兒工夫現出全身，果然那黑芝的根上附着一個小人，耳鼻口眼一切與人一般無二，祇顏色卻是綠的，並不似先前小人那般烏黑。曼娘以爲是適纔自己眼花看錯，未暇尋思，靈藥到手，歡喜得要命。這一棵黑芝通體長有五尺，下黑上綠，長得非常好看。曼娘正拿在手上高興，猛聽身後呼呼風響。回頭一看，身後深草起伏如波浪一般，有一道紅線，紅線頭上騎着一個黑東西，像箭一般從草皮上躥了過來。